



龙京才 著

边月情话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边 月 情 话

龙京才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融安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9.5印张 200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00册

ISBN 7-5363-1464-7/I·328 定价：3.70元



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男孩子长大了要娶妻子，女孩子长大了要嫁丈夫，然而迷迷糊糊长成了个二十岁的大姑娘了，还没想象得出这人生最普遍的规律会给自己产生什么幸福的震撼。在学业上我可以孤傲自信，但在爱情之路上我却是胆怯而自卑的。有时我也想勇敢起来，用一些心计招引起男性对我的注意，可是每每看到身旁那些姑娘如花似玉的容貌和可以炫耀的家庭时，那颗心便会象穿了洞的气球，悲哀地消沉下去。

差不多是在一天之内，我突然发觉自己对男性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且勇敢地抛掉了容貌和家庭压迫在我身上的重荷。为了那大胆的计划，我开始仔细地打扮起自己来。我到美容厅将头发剪成活泼的运动式，然后独自躲在女生宿舍里，为自己这张稍嫌短小而有缺陷的脸庞细心地做了最佳化妆选择。其实我并不丑，虽然戴着眼镜，但并没有失去姑娘应有的蚕眉长睫和明亮的眼睛。我的鼻子小而活泼，嘴唇鲜红甜润，只是在左额发际间，有一块洗不净抹不掉，自娘胎就烙下的深蓝色胎记。是它，一直在折磨和损伤我的自尊。我在蓬松的短发上很自然地梳下一缕刘海，将它严严实实地掩藏住，镜子中的那张脸，一下变得光彩夺目起来。

我早就知道我有一副能让电影明星也嫉妒的好身段，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别人的赞扬而没有珍爱它罢了。他为她唱了赞歌，我也就该为他而看护好这线条极美的身材。我在极有限的生活费和助学金中节俭出几个小钱，尽可能选择质地柔软的让性感特征若隐若现的，或是紧身的让体型整体显露线条的衣衫。因为他喜欢我的体型，我是为了他才这么认真地打扮的。他曾经赞美我的身段象一首诗，含蓄而抒情。他是在一堂生理课上当着全班四十多位同学的面讲的，而且赞美得那么自然。那次，他点了好些男同学和女同学的名，其中也有我。我知道他是在赞美我，我从他那双看着我时熠熠闪光的眼睛里，知道他只赞美我，只是为了不使我在众多的人面前显得尴尬才点出了别的同学。我明白他在用一种陪衬的方式。

我深深掩藏起来的美终于让他发现了，不，应该说是让他发掘出来了，象在深深的土层里发掘出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我认定这准是一种让人无法解释的缘份。我本来就是我要，为什么过去一直没有被其他男性所发现呢！因为其他男性没有具备他那种感情的慧眼，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我额角上那块使人讨厌的蓝记。一块不痛不痒不会损害我身体健康的三指宽的蓝记，居然能将整个美丽的我埋没了。

其实我这漂亮的身段早在十七岁的一个偶然机会里就被我自己发现了，只因为当时心绪太坏的缘故，而没有想到它对于异性的魅力。

那是我参加了第三次高考后回到涝槽子沟等候通知的日子。算是机遇也算是钻了空子，我十七岁那年就已参加过三次高考。第一次是打倒四人帮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时我

正在上高一，但是成绩出奇的好。大概是“文革”期间别人无心读书我却相当认真的缘故，在小小的龙虎镇中学里，我的成绩可以算得上是鹤立鸡群了。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学校就越级选我去碰一碰，而且我考得非常好，喜得一直没把我们女孩子当田家人的爷爷将中猪也卖了，说是要为我准备上大学的路费。爷爷读过几年私塾，字也写得非常漂亮，颇受村里人尊重，他特别看中读得书的人。谁知发录取通知书时，我连一个中专也没捞上，爷爷不服气地找到学校去，学校向爷爷透露说我是越级参加高考的，被某些人向上打了小报告，所以将我刮了下来。可惜当时还没有时兴招收少年大学生，要有的话，我想我准得。我高兴了一场惋惜了一场，还得跟随同学们继续上高二。我心想，只要我继续努力下去，大学非我莫属。当时的学制是高二就算毕业了。我暗暗咬牙使劲，发誓第二年再夺一个榜首，非叫那个嫉妒打小报告的人气得扯头发撞墙去。

第二年的高考已经转入正轨，考试的科目不再只是政治、语文、数学三大项，物理、化学、外语、历史和地理等课也都堂堂正正地上来了。我们龙虎镇中学压根儿就没教过这些课，接到考卷一展开，我当时就在考场里委屈得哭起来了。再说这年有多少“文革”前的老三届参加考试呢，他们过去学的知识有多实在、多扎实。我们哪能跟他们比！

还是父亲了解我这颗不服输的心，当年就为我到县中学联系补习班，送我到这个县里教学质量最好的学校补习。可母亲却老大不高兴。

“打老辈下来这涝糟子沟里就没出过上大学中举的，只有你这头笨牛老子才肯拿钱在这鬼丫头身上打水飘飘。你当

她真有心读书吗，姑娘家里有几个到了这个年龄不是心花鬼痒的燥得不安份了，谁个不是人坐在教室里心往外面飞的，听得男人咳一声也嘣嘣地心跳。我估摸她人小鬼大是想故意在外面熬着，挨到哪天冒出个鬼心眼来，不是让你们田家人羞刮刮的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来，就是一个子儿的彩礼钱也没到手，就让哪家小子给拐走了。你快去将鬼丫头拉回来，你不去我可要去的哟，可不能白白养她十六七年的，她让我们遭了这么多难，就给她这般轻巧？”

这是二妹到学校来看我的时候学着母亲骂父亲的口吻说的，我真害怕母亲真的闯到学校里来将我揪回去，她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这一来，吓得我整个学期缩在学校里不敢出门。后来她一直没来，兴许是父亲做了她的工作，使她打消了那个可怕的念头。

我有一个非常疼爱我的父亲，为了我，他所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和打击数也数不清；同时我又有一个非常非常讨厌我的母亲，以至到现在我还感受不到“母爱”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因为我在母亲那儿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爱抚，得到的只有打骂、侮辱和当长工般的使唤，对于我，母亲的概念与恐惧二字相差无几。在很小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过她不是我的生身母亲，就象村西头小玲子的妈妈一样是个狠毒的后娘，我和她同病相怜，常凑到一起骂各自的娘。她和我都要打猪菜，每逢打猪菜时就躲到涝槽子沟里唱《小白菜》：

“小白菜呀，多凄凉呀，两三岁呀，死了娘呀……”唱着唱着，我们就抱成一团痛哭，哭罢还得将差不多跟我们一般高的背篓打满，打不满回去就要挨母亲揍，她的后娘打她时是关上门来打，打了还不让哭。我的母亲虽说不关上门，但

是下起手来也是不管我死活的，她可是手头上有什么就拿什么揍我，有一次她正在厨房烧火，一来气一把烧红的铁火钳就朝我飞来，打在我的小腿的当面骨上，痛得我在地上直打滚。

后来，我知道她确实就是我的亲生母亲，而且同时知道母亲讨厌我是自我降生那天就开始了。因为我降生的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这天是我们家倒霉的日子，在县汽车站工作了好几年的父亲就在我降生的这天被当成精简对象下放回涝槽子沟来当农民的。再说我并不是母亲所盼望着的能与大伯家争夺田家大院的胖小子，而是个又瘦又丑猫一样的女娃娃，况且额角上还长着一块不小的深蓝色胎记。

“头顶长黑疤，尅爹又尅妈。”山里人都这样讲，母亲更是这么看我，母亲将家里一切灾难全都归罪于我，说是我给他们带来的。

活该我摊上这么个母亲。母亲是山里为数不多上过中学的姑娘之一，她并不爱爸爸，是我外婆看上田家院子才硬把她嫁给爸爸的，那时伯娘已经生了两个女儿，眼看伯娘生不下田家的继承人，爷爷就到处放出风声来，说他只有大伯和父亲两个儿子，谁先有了男孩，田家大院就归谁。外婆力争为女儿争一份可观的家产的想法影响了母亲，母亲也自信自己第一个孩子一定会是个男的，就这样她嫁给了爸爸，而且很快就生了我，当我还没有降生时伯娘又怀上了第三胎，姪姪两个各自为争到田家大院赛起生孩子来。我降生不到半年，伯娘生下个男孩，她胜利了。我们住的厢房朝院子的大门给堵住了，在深深村巷的背墙抠开一个洞，从此我们家就被划出了田家大院，这无疑对母亲是个很大的打击，母亲好

胜，不服气连生了四胎，全是女娃子，她在外面让人冷看了，窝的气全在我身上发泄，冷丁给我一个耳刮子：“全是你这尅爹尅妈的讨债鬼带的好头，要不你娘会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

这年是第三次高考结束后，我回到涝槽子沟。母亲给我的任务是每天砍一担柴禾，质量要高山实木的，重量不能低于一百斤。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这种条件不算太苛刻，但是这种对我当长工使的做法太伤我的自尊心了，多少我也算个高中毕业生呀。

最近这段时间，父亲老是找着借口往城里跑，我知道他是为我高考的结果打听消息去的，他对母亲不敢明说，他在这个家没有地位，再说母亲早就将我看扁了，要让母亲知道还不连他带我一起骂：“就你这个笨牛，舍得在这个丑人身上下功夫，她要考上大学，我用头走路送她到学校去。”

这天，下着雨，父亲打城里回来，满脸的愁容一身的泥水，从他那张不善于掩饰的脸上，我已经看出我再次落榜了。要不是在城里见到别人家里正为录取大学的儿女设宴庆贺，他绝不会这么沮丧。

“翠丫，上头还没下通知呢，真的城里谁也没有得到通知。”父亲打城里回来后这么对我说，家里没有别人，母亲到龙虎镇上有事去了，一早穿着新衣出门至今未回。

父亲自己已经够失望的了，还担心我会太伤心，想对我瞒过一天好一天，可我早已听天由命。这已经是第三次参加高考了，我变得无所谓起来，忙完猪餐鸡食，天黑倒下头，照样呼呼睡得香。

“大姐，你快起床上山砍柴去吧，等妈醒来你就出不了

门了。”屋外还漆黑一片，二妹就推醒我。

我觉得有些奇怪，难道母亲还会反对我上山砍柴吗？是天还在下雨？不会的，天下刀子母亲也看得不得我在家里呆着，往时下雨她不是同样用镰刀背敲石门坎骂吗：“懒货，天落（雨）你也乐哇，难道不知道山里人是榨碎骨头灌肠子的吗！水断了路碗里也不能装生米的呀！你这死货，睡死龙脉还是怎么的，是想当奶奶？这倒运的田家祖坟保佑不了你，有本事早嫁个能抱着你养活的男人去。我们家养不起大屁股长腰节的懒货。”

今天，敲门坎的时间早过了，奇怪的是没听到母亲来敲门，反而是二妹催促我上山。二妹比我小一岁，个头比我高，平时反而象姐姐一样照顾我，听她这么说话，我知道家里一定有不寻常的事，便轻声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你赶早出门就是了。”二妹象是瞒着什么。

“她不催我我就是不出门。”我赌母亲的气，也故意要把二妹的话钓出来。

“不，你非得赶早出门。”二妹显然急了，说：“你知道妈昨天去干什么吗？”没等我回答，她就接着说：“她昨天到镇上给你相亲去了，好象还在人家家里喝了酒，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我听她对爸说给你找了个好人家，在镇上帮人家杀猪的，很有钱，不算彩礼过门钱开口就给三千块，妈答应人家了，爸不同意，说是要听你的意思再说，偷偷让我叫你躲开，他好找个借口推脱。”

“到底是谁呀？”我慌了。我才十七岁呀，糊糊涂涂要去做人家的老婆，想也害怕。

“谁，还有谁，杀猪老涂的恶仔。”二妹气愤地说。

我听了头嗡地一下要炸起来。学校里谁都讨厌这家伙，说来还算是同学，只是不同班，那些年山里的孩子全都是很瘦很瘦的，不知道他父亲在食品站里刮了多少油水，只有他出奇地肥，学校里的同学给他捡了《智取威虎山》里一个现成的浑名，叫傻大个。这家伙仗着一身肥膘在学校里称王称霸，专门欺负女同学，有一次我让他堵在墙角里掐了一把刚长出酒杯般大小的乳房，至今还恨死他。到镇上跟他打过照面，总见他手上操一把明晃晃的杀猪刀，满脸横肉中一双色迷迷的细眼盯得人发毛。要我给这家伙当老婆，我真愿意去死！

我慌忙爬起身来，没梳没洗就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柴山离村子好几里，上了山天才亮，砍好一担柴禾，中午就到了，肚一饿，才发觉出门时没吃饭，连午饭也忘了带。我太慌张了，慌张得不知所措。饿得冷汗直冒。

天晴了，太阳一下变得狠毒起来，强光烘烤得山坡上的空气抖动起无数烦躁透明的皱折。空着肚子，肩头的柴担特别沉，仿佛是两座山交替压在我这两片单薄的肩头上，粘稠稠的汗水泉水似地从全身每个毛孔往外涌，浇湿了头发浇湿了衣裤。在脊背腋窝下汇起无数条暗流，虫子般麻痒麻痒的沿着脖子爬进乳沟，让人说不出到底是难受还是舒服。

下山道很陡很滑，脚底下总有一种踏在油抹玻璃板上的感觉。我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下挪，不争气的膝盖象是被抽掉了骨头似的使不上劲，好几回差点儿跪倒下去，嘴也干得象火烧似的往外冒热气。路边就是清清的泉水，我想停下来喝一口，但又不敢，山里人都知道，越是流汗越不能喝水，喝

水人就变得软弱无力了，说是血液让水冲淡了的缘故。

柴禾总算弄下了山。我将柴担靠在路口的榕树下，软塌塌地瘫倒在地，不想动了。我侧身躺着。做姑娘的都要用这种姿势睡觉，这是老人传下的规矩。我躺在地上想着心事，傻大个和他明晃晃的杀猪刀又出现在眼前，我一慌，睁眼看看眼前只是几片白云。那傻大个和他老子兴许此刻还赖在我的家中呢，天黑前说什么也不能回去，饿就饿吧，饿一天也死不了，人家说女人可以饿七天七夜呢。

耳中渐渐传来淙淙的流水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又一次让我想起饥渴。我蓦地站起来，朝四周望去，终于看到一条溪流从不远的乱石丛里爬过来。我赶忙跑到小溪旁，象牛一样趴到地上，伸着脖子咕噜咕噜地喝起来。能痛痛快快地洗个澡该有多好哇！我这么想着，就朝上游走去。有一片乱石丛，上面的薄土让人垦荒种上了玉米，第二造，已经高过了滕头，玉米下土松草蔸，象是刚松土追过肥。有人在附近干活吗？我爬上一块石头上向四周望去。四周象是没人，我意外地发现了这条小溪的源头，它是从一人多高的两扇石门里钻出来的。石门前有块石台阶，泉水就从台阶上悬落下来，象个小瀑布。我钻进石山，里面是一个房间大小的石窝子，四周被石墙严严实实地围住，泉水正从这石窝的夹缝往外冒，欢乐跳动的泉涌带出无数白花花晶亮亮珍珠般的水泡，升腾起阵阵诱人的清凉。我抵挡不住泉水的诱惑，脱掉衣服，噗咚一下跳进水里。

斜斜的阳光照着我扔在石墙上的那堆衣物，汗渍干了，闪烁出细碎污浊的盐花。阳光很好，我将衣服取下来顺手洗了，然后展开贴着石墙晒，石墙给太阳晒得滚烫，把衣服贴

出一股水蒸气，象只偌大的烫斗。

当我正要重新回到泉水中时，突然被自己的倒影吓住了。

“那是我吗？”我不禁这样问起自己来，瞧水中那姑娘，一头乌发下是一张洁白圆润的小脸，圆脸下是光洁的脖子，脖子缓缓向左右拉开，迎上来的是浑圆结实的肩头。侧过身去象牙雕塑般光洁平滑的胴体在水中画出一个十分美丽的S型。低头看看，胸脯不知何时竟隆起得很丰满。一对造型极美半球状均匀对称的乳房坚挺挺地耸立起来，雪白莹亮的皮肤下透出细网般的经路血脉，不用触摸也会让人感觉到它的娇嫩、结实和弹性。

“这真是我吗？”我禁不住又问。我一直被人忽略了的呀，又黑又瘦又丑的我到哪去了呢？我真的一直没有察觉到少女奇妙的发育过程竟然是这样悄悄地在我身上就完成了，可惜这一切美都要被无情的衣衫紧紧地包裹着，暴露出来的只是额角上那块令人讨厌的蓝斑。我为自己惋惜，也为自己委屈。

我自恋自爱地躺在泉水涌起的小沙堆上。这沙堆清凉而柔软，躺在上面很舒服，太阳暖烘烘的，不知不觉便使我倦得睁不开眼睛了。

象是在做梦，朦胧中我似乎听到有一对男女的嬉闹声，一种本能的敏感使我蓦地一下从朦胧中跳起身来，抓起还没干透的衣服就往身上套。穿好衣服，心中才觉得安稳下来。我再次侧耳细听，确认一下是否真有人声，果然听到一对男女的嬉闹声，而且不远，就在这石窝子的背面。我爬上石墙好奇地朝传来响声的地方探出半个头。只那半秒钟，我什么

都看到了，吓得我立刻缩回头来，跳下石墙拔腿就跑，象是偷了别人的东西让人追赶似的，直跑到我放柴担子的榕树下，才感觉到脸庞在一阵阵地发烧。

‘鬼打呀！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呀，是两副赤裸的身体呢还是四条光溜溜的腿呢！只是那一瞬间，象是什么也看清楚了，又象是什么也没看清，可是这一男一女放荡的笑骂声烙在脑子里，说什么也抹不掉。那女人说：“馋猫，偷吃也不挑个地方！”那男人答道：“挑了地方就没有我的份了，能吃一餐算一餐，没吃的饿死拉倒。”羞死人了，光天化日之下真有这种荒唐事呀，我恶心得发呕，要不是一整天粒米没进的话，我想我真的呕了。“嗤嗤嗤，”我吐着唾沫，象是要把霉气吐掉。

一会儿，从乱石丛的玉米地里走出个人来，我没戴眼镜，看不清那人的脸庞，但那轻盈的步子和扭动着的腰肢说明过来的是那个女人，而且还很年轻。我正想着刚才那事是不是她干的时候，那人先向我打招呼了。

“那不是田翠翠吗？老同学，什么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声音熟悉又亲热，我一下判断不出她到底是小学、中学还是补习班的同学。我眯缝起眼睛，凝视着渐渐近来的那张脸，她似乎也感觉到我一时无法将她辨认出来，接着说：

“到底是多喝了几年墨水熬坏了眼睛，连我也认不出来了？我是雪姣呀！”

她是雪姣吗？雪姣可是我小学时最要好的同学，她人长得漂亮心眼也好。母亲不把我当人，外面的孩子也欺负我，还拿我额上这块蓝记给我起了一堆浑名侮辱我，只有她每当我被欺负时就象大姐姐一样帮我赶走那些人。其实她只

比我大一岁，我记得她是我们村尾下村的，怎么跑到这儿来干活呢。她走近来时，我一看就知道她不再是姑娘了，而且做了娘，正奶着懒娃儿，胸前晃荡荡木瓜似地吊着的两个大奶子正往外渗出奶汁子，在衣衫上挂着两条长长的奶湿痕印。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呢？”我明知故问地说。

“还会怎么来，卖来呗，涝槽子沟的姑娘谁能逃脱这一关。”她是个勇敢坚强的人，说起伤心事也不显出半点儿悲伤的样子。接着她又跟我讲起小学里阿菊、金莲和水凤一大串同学，真象她说的那样，没一个不早早卖给人家当媳妇的。

“我是去年大年到他们家来的，有一年半了。”她指着拐过山背那条道，我明白是说她们的村子就在那山背后。说着说着，她的目光突然在我的脸上停下来，惊问：“翠翠，你的脸色这么难看，是病了还是饿了？”

是饿了，刚才喝的水早化到流汗过多的血管里了，现在肚子空空的异常难顶。

“早晨出门忘带午饭了。”我扯了个由头。

她沉默了一会，对我说：“你等等，我给你弄些东西来吃，你看你，这么大担柴禾，空着肚子怎么能挑呀！”她说说着扭身就往村里走。

在她扭过身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后脑勺和身背的衣衫上粘着杂草和泥痕，脑中一下又闪出刚才那一男一女四条光溜溜的腿和那有关“偷吃”的情话，不用说那女的就是雪姣了。她也太不在乎了，要是让丈夫家里人看出蛛丝马迹来，不惹出祸才怪呢。

“雪姣！”我大声叫住她。

“什么？”她站在原地，扭过头来问。

我跳上前去一把拉住她，边帮她拍去身后的泥土边说：

“你这副样子让家里人看见了会闯祸的。”

“这有什么，出门干活又不是走亲戚，身上哪能不粘些泥呀草呀的……”她说得神态自若，象是久经沙场。

“别胡编乱造了。”我打断她的话，接着放轻声音说：

“咱们是老同学了我还会害你吗，说实话，刚才你们在乱石丛里的事我全看到了。”

雪姣的脸唰地一下变得通红，她不再辩解，一把将我搂到怀里，眼圈发红、声音也变沙哑起来。

“那死鬼过了大年就跟人家到外面搞建筑去了，象死了一样不知道回家，娃儿都半岁了还没见过这鬼老子，女人难做呀，心里孤独得慌。”她说说着就啜泣起来。

我还是个姑娘，不知道结了婚的女人怎么这么害怕寂寞，边帮她从头发里一条条挑出草梗子，边胡乱地陪她流一阵眼泪。一会，她突然将我推开，使劲抹干眼圈边的泪水说：“瞧我这记性，还没给你弄些吃的来呢。”

她从村里出来的时候，右手斜抱着个正睡着的孩子，左手端着一只大海碗。我迎上前去接过孩子，她侧躲过身将大海碗塞到我手上。是玉米稀饭，还放着好些酸辣椒。她有些歉疚地说：“没什么现成的，你将就着喝了吧。”

我实在饿急了，也顾不上什么客气，接过碗来三下五除二就喝了个碗底朝天。

“牛仔，睁眼看看谁看你来了，是田嬢嬢。”雪姣摇着甜甜睡着的孩子叫道。

我在那红扑扑的脸上亲了一下，孩子才醒来。他伸了个懒腰，缓缓睁开眼睛，小家伙还不会辨认人，醒来就咂着嘴拱着我的胸脯找奶吃，弄得我不知所措，慌忙用手来挡住他的小脸，他徒劳地拱了几下，一无所获，便“哇”地哭起来。

“这牛仔认错了娘。”一个喻声喻气的男人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吓了我一跳。

雪姣接过孩子，“得得得”几下拉开按钮的衣衫，整个雪白的胸脯全都暴露出来，她托起一只大奶子往孩子嘴里塞去，孩子立刻就不哭了。她做得很自然，就当眼前根本没站着男人。使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好象在男人面前敞开胸脯的不是她而是我。

那男人不但不回避，反而躬下腰去逗孩子：“瞧这娃儿吃得多甜。”他说着，伸手去拨孩子的小嘴，其实那粗手是挤揉在雪姣雪白的奶子上。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似乎那只又粗又大的手揉在我的胸脯上，赶忙告辞走了。

涝槽子沟的姑娘全都会这样吗？雪姣、金莲、水凤已经这样了，我呢？也会这样吗？傻大个和那明晃晃的杀猪刀，躲在草丛中的四条光溜溜的腿，还有敞开的雪白的胸脯和奶着的孩子，以及当着人面趁机捞些便宜的男人的手……我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早晚逃不了这样的命运，心中又悲哀起来。

太阳快落山时，我回到村口，父亲老远地朝我迎过来，抢过柴担就往自己身上搁，还拉着我的手催促我：“翠丫，喜事临门了，快，快回家去，全家人都等着你吃饭呢，爷爷和大伯全家也都过来了。”父亲脸上笑盈盈的，显得那么兴

奋，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他这种样子呢。

我的心噗咚一下又跳起来了，什么喜事！不就是杀猪老涂的傻仔上门相亲吗，怎么这么容易就把最疼爱我的父亲给收买了呢？有现成的大酒大肉招待，爷爷大伯能不过来白吃吗，却不知道把我给害苦了呀！我抛开父亲的手，蹲下去呜呜地哭起来。

“爸，你到底把我当女儿养呢还是当猪养？好歹我也是个高中毕业生了，你和妈总该让我自己拿些主意，我才十七岁呀，你们就这样逼我，这样拿我当猪卖给屠户啊！”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委屈、孤独和伤心。最疼爱我的父亲也改变了主意，我还有什么希望呢。

如果是平时，父亲看到我这副伤心的样子也会红起眼圈的，奇怪的是现在他没有，还哈哈笑着说：“我的傻翠丫呀，你想到哪里去了，你说那个杀猪老涂吗，他们今天是来过了，可是来的不是时候，没等我打发他们就自己胆怯地溜了，哈哈哈，事情就碰得那么巧，有什么法呢，是……”父亲象是担心说漏了嘴又将话咽了回去。

我听出父亲话中的弦外之音，焦急地问：“爹，你说呀，不是杀猪佬又是谁呢？”

“谁也不是，这山里谁也没有资格娶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现在不能嫁人了。”父亲说得很兴奋很激动，又象担心什么似地用告诫的口吻对我说：“爹告诉你，你可别高兴太过火了呀！”他停了停，自己首先收起了笑容，一字一顿地说：“你考取大学了。”

这是真的吗！我几乎不敢相信父亲说的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我愣住